

丰子恺 绘
人物风景部分



靜看簷牀蛛網低無端
妨礙小蜘蛛飛情恹恹掛
蜂兒窠催喚山主重為解
圍 范大成北窗園雅興
催喚解圍得心境和平之報此
印佛菩薩靈威豈必消災降福哉

榮寶齋書畫譜



蒙 寶 齋 畫 譜

人 物 風 景 部 分
豐 子 愷 繪

榮寶齋畫譜題詞

畫譜的刊行，我們拍掌歡迎。
近代作畫的不讀芥子園畫譜
是例外，好像作詩詞的不讀唐
詩三百首和白香詞譜是例外
一樣。古人說：不以規矩不能成
方圓。這話講出一下真理，就
是我們擔任所學問要老實，
先搞基本訓練，討便宜走捷徑
是不能成為大器。的。榮寶齋
畫譜保留了中國歷代畫家的傳
統，又照顧到各時代的流派，且
着重具有生活氣息，而製成作
者又係現代名手，所以肯定說他
的水平大大超過舊譜以上。
值得歡迎，值得介紹，祝譜
學新生，祝畫學大發展！

陳 毅



一九六二年一月

丰子恺风格

广 洽

艺术家丰子恺之大名，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蜚声中外。衲与丰氏自三十年代订交，尔来五十余载，深知丰氏之成就，不唯绘画，于书法、散文、诗词、音乐、艺术理论，乃至金石鉴赏、建筑艺术诸方面，均有很深造诣。当年郁达夫先生对丰氏散文曾有如下评论：“人家只晓得他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他画笔之上。”由此可见其成就之一斑。丰氏各种著译，出版者达一百五十种以上。

丰氏才华横溢，能文能画，并通多种外国语，凡此等等，固属不易。衲窃想，他的成就若仅这一点至多博学多能而已，然丰氏对艺术各领域之研究，并非浮光掠影，而是深究众妙，融会贯通，如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如画面之章法，文章之结构，书法之结体，金石之布局，均别出心裁，独创清新、自然、妥贴、和谐之情趣，自成一派。衲以为此即真正艺术家之有别于一般多面手者也。丰氏此种独特之风格，乃艺术之高超境界之体现，可称之为“丰子恺风格”。

丰氏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中说：“弘一法师是我学艺术的教师，又是我信仰宗教的导师，我的一生，受法师影响很大。”丰氏尊师重道，皈信佛法。在佛陀之仁爱、济世精神指引下，他向往光明，追求人生真谛，以艺术济世度人，其慧思之高洁诚不可及。《华严经》云：“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丰氏始终以慈济群生为己任，其精神与艺术将永存于世。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12月17日〕



丰子恺 (1898—1975) 现代画家、文学家、艺术教育家。名仁，又名行婴，以字行，浙江桐乡人。早年曾从李叔同习绘画、音乐。五四运动后，即进行漫画创作。1921年春去日本东京，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浙江、贵州、广西、重庆等地从事美术和音乐教学。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子恺的画

叶圣陶

推算起来大概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那时子恺在立达学园教西洋绘画，住在江湾。那一天振铎和愈之拉我到他家里去看他新画的画。

画都没有装裱，用图钉别在墙壁上，一幅挨一幅的，布满了客堂的三面墙壁。这是个相当简陋而又非常丰富的个人画展。

有许多幅，画题是一句诗或者一句词，象《卧看牵牛织女星》，《翠拂行人首》，《无言独上西楼》等等。有两幅，我至今还如在眼前。一幅是《今夜故人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画面上有梧桐，有站在树下的人，耐人寻味的是斜拖在地上的长长的影子。另一幅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的是廊下栏杆旁的一张桌子，桌子上凌乱地放着茶壶茶杯。帘子卷着，天上只有一弯残月。夜深了，夜气凉了，乘凉聊天的人散了——画面表现的正是这些画不出来的情景。

此外有许多幅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的，画孩子的特别多。记得有一幅《阿宝赤膊》，两条胳膊交叉护在胸前，只这么几笔，就把小女孩的不必要的娇羞表现出来了。还有一幅《花生米不满足》，后来佩弦谈起过，说看了那孩子争多嫌少的神气，使他想起了「惫赖的儿时」。其实描写出内心的「不满足」的，也只是眼睛眉毛寥寥的几笔。

此外还有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当时看画的还有谁，也记不清了。大家看着墙壁上的画说各自的看法，有时也发生一些争辩。子恺谢世后我写过一首怀念他的诗，有一句「漫画初探招共酌」，记的就是那一天的事。「共酌」是共同斟酌研讨，并不是说在子恺家里喝了酒。总之，大家都赞赏子恺的画，并且怂恿他选出一部分来印一册画集，那就是一九二五年底出版的《子恺漫画》。

那一天的欢愉是永远值得怀念的。子恺的画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给了我一种不曾有过的乐趣。这种乐趣超越了形似和神似的鉴赏，而达到相与会心的感受。就拿以诗句为题材的画来说吧，以前读这首诗这阙词的时候，心中也曾泛起过一个朦胧的意境，正是子恺的画笔所抓住的。而在他，不是什么朦胧的了，他已经用极其简练的笔墨，把那个意境表现在他的画幅上了。

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的那些画，同样引起我的共鸣。有些事物我也曾注意过，可是转眼就忘记了；有些想法我也曾产生过，可是一会儿就丢开，不再去揣摩了。子恺却有非凡的能力把瞬间的感受抓住，经过提炼深化，把它永远保留在画幅上，使我看了不得不引起深思。

隔了一年多，子恺的第二本画集出版了，书名直截了当，就叫《子恺画集》。记得这第二本全都从现实生活取材，不再有诗词词句的题材了。当时我想到，这样也好，诗词是古代人写的，画得再好，终究是古代人的思想感情。「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弄得不好就会落入旧的窠臼。现实生活中可画的题材多得很，尤其是子恺，他非常善于抓住瞬间的感受，正该从这方面舒展他的才能。

佩弦的意见跟我差不多，他在《子恺画集》的跋文中说：「本集索性专载生活的速写，却觉精彩更多。」他称赞的《瞻瞻的车》和《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这几幅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佩弦提到的《东洋和西洋》和《教育》，我也认为非常有意思。《东洋和西洋》画一个大出丧的行列，开路的扛着「肃静」、「回避」的行牌，来到十字路口，让指挥交通的印度巡捕给拦住，横路上正有汽车开过——东方的和西方的，封建的和殖民地的，在十字路口碰头了，真是耐人深思的一瞬间啊！《教育》画的是一个工匠在做泥人，他板着脸，把一团一团泥使劲往模子里按，按出来的是一式一样的泥人。是不是还有人在认真地做这个工匠那样的工作呢？直到现在，还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第二本画集里还有好些幅工整的钢笔画。其中的《挑荠菜》、《断线鹞》、《卖花女》，曾经引起当时在北京的佩弦对江南的怀念。我想，要是我再看这些幅画，一定会像佩弦一样怀念起江南、怀念起儿时来。扉页上还有一幅钢笔画，画一个蜘蛛网，粘着许多花瓣儿，中央却坐着一个人。扉页背面印上了两句古人的词：「檐外蛛丝网落花，也要留春住。」这样看来，蜘蛛网中央的人就是子恺自己了。他大概要说明，他画这些画，无非为了留住一些刹那间的感受。我连带想到，近来受了各方面的督促，常常要写些回忆老朋友的诗文，这就有点象子恺画在蜘蛛网中央的那个人了。

我喜欢子恺漫画

郑振铎

中国现代的画家与他们的作品，能引动我的注意的很少，所以我不常去看什么展览会，在我的好友中，画家也只寥寥的几个。近一年来，子恺和他的漫画，却使我感到深挚的兴趣。我先与子恺的作品认识，以后才认识他自己。第一次的见面，是在《我们的七月》上。他的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时所得的印象，较之我读那首《千秋岁》（谢无逸作，咏夏景）为尤深。实在的，子恺不惟复写那首古诗词的情调而已，直已把他化成一幅更足迷人的仙境图了。从那时起，我记下了「子恺」的名字。佩弦到白马湖去，我曾向他问起子恺的消息。后来，子恺到了上海，恰好《文学周报》里要用插图，我便想到子恺的漫画，请愈之去要了几幅来。隔了几时，又去要了几幅来。如此的要了好几次。这些漫画，没有一幅不使我生一种新鲜的趣味。我尝把他们放在一处展阅，竟能暂忘了现实的苦闷生活。有一次，在许多的富于诗意的漫画中，他附了一幅《买粽子》，这幅上海生活的断片的写真，又使我惊骇于子恺的写实手段的高超。我既已屡屡与子恺的作品相见，便常与愈之说，想和子恺他自己谈谈。有一天，他果然来了。他的面貌清秀而恳挚，他的态度很谦恭，却不会说什么客套话，常常讷讷的，言若不能出诸口。我问他一句，他才朴质的答一句。这使我想起四年前与圣陶初相见的情景。我自觉为他所征服，正如四年前为圣陶所征服一样。我们虽没有谈很多的话，然我相信，我们都已深切的互相认识了。隔了几天，我写信给他道：「你的漫画，我们都极欢喜，可以出一个集子么？」他回信道：「我这里还有好多，请你来选择一下。」一个星期日，我便和圣陶愈之他们同到江湾立达学园去看画。他把他的漫画一幅幅立在玻璃窗格上，窗格上放满了，桌上还有好些。我们看了这一幅又看了那一幅，震撼他的表现的谐美，与情调的复难，正如一个贫窶的孩子，进了一家无所不有的玩具店，只觉得目眩五色，一切都是好的。我道：「子恺，我没有选择的能力，你自己选给我罢。」他道：「可以，有不好的，你再拣出罢。」这时，学园里的许多同事与学生都跑进来观看。这个小小的展览会里，充满了亲切，喜悦与满足的空气。我不曾见过比这个更有趣的一个展览会。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挟着一大捆的子恺的漫画，心里感着一种新鲜的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回家后，细细把子恺的画再看几次，又与圣陶雁冰同看，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弃的东西，结果只除去了我们以为不大好的三幅——其中还有一幅是子恺自己说要不得的——其余的都刊载在这个集子里，排列的次序，也是照子恺自己所定的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九日

（本文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子恺漫画》序文之一，题目是编者加的）

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

俞平伯

听说您的漫画要结集起来和世人相见，这是可欢喜的事。属我作序，惭愧我是门外汉，真是无从说起。只以短笺奉复，象篇序，象篇跋，谁知道？

我不曾见过您，但可以说是认识您的，我早已有缘拜识您那微妙的心灵了。子恺君，您的轮廓于我是朦胧的，而您的心影我是厮熟的。从您的画稿中，曾清清楚楚反映出您自己的影子，我如何不见呢？将心比心，则《漫画》刊行以后它会，介绍无量数新朋友给您，一面又会把您介绍给普天下的有情眷属。『乐莫乐兮新相知。』我由不得替您乐了。

除此以外，我能说什么呢？但是，你既在戎马仓皇的时节老远地寄信来，似乎要勾引我的外行话，我又何能坚拒？

中国的画与诗通，在西洋似不尽然。自元以来，重士大夫画，其弊不浅，无可讳言。惟从另一方面看，元明的画确在宋院画以外别开生面。其特长便是融诗入画。画中有诗是否画的正轨，我不得知；在我，确喜欢这个。它们更能使我邈然意远，悠然神往。

您是学西洋画的，然画格旁通于诗。所谓『漫画』，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自在。看！只是疏朗朗的几笔，然物类神态毕入彀中了。这决非我一人的私见，您尽可以信得过。

一片的落花都有人间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恺漫画》所感。——『看』画是杀风景的，当日『读』画。您的画本就是您的诗。

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北京。

（本文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子恺漫画》跋，题目是作者后加的）

跋子恺画集

朱自清

子恺将画集的稿本寄给我，让我先睹为快，并让我选择一番。这是很感谢的！

这一集和第一集显然的不同，便是不见了诗词句图，而只留着生活的速写。诗词句图，子恺所作。尽有好的，但比起他那些生活的速写来，似乎较有逊色。第一集出世后，颇见到，听到一些评论，大概都如此说。本集索性专载生活的速写，却觉得精彩更多。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便是本集里有了工笔的作品。子恺告我，这是「摹虹儿」的。虹儿是日本的画家，有工笔的漫画集；子恺所摹：只是他的笔法，题材等等，还是他自己的。这是一种新鲜的趣味！落落不羁的子恺，也会得如此细腻风流，想起来真怪有意思的！集中几幅工笔画，我说没有一幅不妙。

集中所写，儿童和女子为多。我们知道子恺最善也最爱画杨柳与燕子：朋友平伯君甚至要送他「丰柳燕」的徽号。我猜这是因为他欢喜春天，所以紧紧的挽着她；至少不让她从他的笔底下溜过去。在春天里，他要开辟他的艺术的国土。最宜于艺术的国土的，物中有杨柳与燕子，人中便有儿童和女子。所以 he 自然而然的将他们收入笔端了。

第一集里，如《花生米不满足》，《阿宝赤膊》，《穿了爸爸的衣服》，都是很好的儿童描写。但那些还只是神气好，还只是描写。本集所收，却能为儿童另行创造一个世界。《瞻瞻的脚踏车》，《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才小试其锋而已；至于《瞻瞻的四梦》，简直是「再团，再炼，再调和，好依着你我的意思重新造过」了。我为了儿童，也为了自己，张开两臂，欢迎这个新世界！另有《憧憬》一幅，虽是味儿不同，也是象征着新世界的。在那《虹的桥》里，有着无穷无穷的美丽的国，我们是不会知道的！

《三年前的花瓣》，《泪的伴侣》，似乎和第一集里《第三张笺》属于一类的，都很好。但《挑荠菜》，《春雨》，《断线鸫》，《卖花女》，《春昼》便自不同；这些是莫之为而为，无所为而为的一种静境，诗词中所有的。第一集中，只有《翠拂行人首》一幅，可以相比。我说这些简直是纯粹的诗。就中《断线鸫》一幅里倚楼的那女子，和那《卖花女》，最惹人梦思。我指前者给平伯君说，这是南方的女人。别一个朋友也指着后者告我，北方是看不见这种卖花的女郎的。

《东洋与西洋》便是现在的中国，真宽大的中国！《教育》，教育怎样呢？

方光焘君真像。《明日的讲义》是刘心如君。他老是从从容容的；第一集里的《编辑者》，瞧那神儿！但是，《明日的讲义》可就苦了他也！我和他俩又好久不见了，看了画更惦着了。

想起写第一集的《代序》，现在已是一年零九天，真快哪！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

（本文是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子恺画集》跋，题目是编者加的）

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

朱光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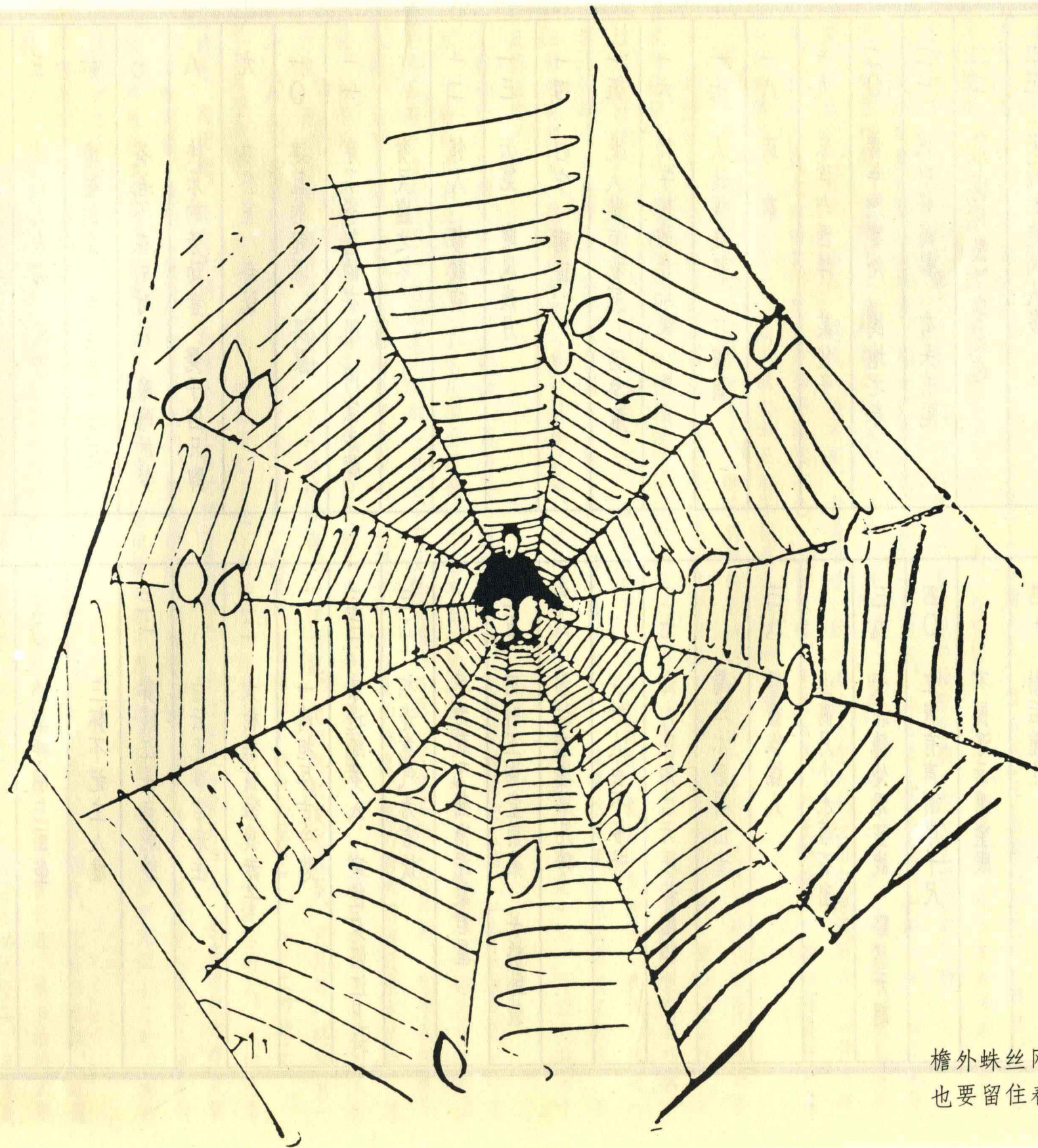
在当代画家家中，我认识丰子恺先生最早，也最清楚。说起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和我都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他在湖边盖了一座极简单而亦极整洁的平屋。同事夏丏尊、朱佩弦、刘熏宇诸人和我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我们吃饭和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后来，我们离开白马湖，在上海同办立达学园。大家挤住在一条僻窄而又不大干净的小巷里。学校初办，我们奔走筹备，都显得很忙碌，子恺仍是那副雍容恬静的样子，而事情都不比旁人做得少。虽然由山林搬到城市，生活比较紧张而窘迫，我们还保持着嚼豆腐干花生米吃酒的习惯。我们大半都爱好文艺，可是很少拿它来在嘴上谈。酒后有时子恺高兴起来了，就拈一张纸作几笔漫画，画后自己木刻，画和刻都在片时中完成，我们传看，心中各自喜欢，也不多加评语。有时我们中间有人写成一篇文章，也是如此。这样地我们在友谊中领取乐趣，在文艺中领取乐趣。

当时的朋友中浙江人居多，那一批浙江朋友都有一股清气，即日常生活也别有一般趣味，却不象普通文人风雅相高。子恺于「清」字之外又加上一个「和」字。他的儿女环坐一室，时有憨态，他见着欣然微笑；他自己画成一幅画，刻成一块木刻，拿着看着，欣然微笑；在人生世相中他偶而遇见一件有趣的事，他也还是欣然微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黄山谷尝称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我的朋友中只有子恺庶几有这种气象。

当时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他是子恺的先生。在许多地方，子恺得益于这位老师的都很大。他的音乐图画文学书法的趣味，他的品格风采，都颇近于弘一。在我初认识他时，他就已随弘一信持佛法。不过他始终没有出家，他不忍离开他的家庭。他通常吃素，不过作客时怕给人家麻烦，也随人吃肉边菜。他的言动举止都自然圆融，毫无拘束勉强。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了解佛家精神的。他的性情向来深挚，待人无论尊卑大小，一律蔼然可亲，也偶露侠义风味。弘一法师近来圆寂，他不远千里，亲自到加定来，请马蠲叟先生替他老师作传。即此一端，可以见他对于师友情谊的深厚。

我对于子恺的人品说这么多的话，因为要了解他的画品，必先了解他的人品。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他的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在它有至性深情的流露。子恺本来习过西画，在中国他最早作木刻，这两点对于他的作风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这只是浮面的形象，他的基本精神还是中国的，或者说，东方的。我知道他尝玩味前人诗词，但是我不尝看见他临摹中国旧画，他的底本大半是实际人生一段，他看得准，察觉其中情趣，立时铺纸挥毫，一挥而就。他的题材变化极多，可是每一幅都有一点令人永久不忘的东西。我二十年前看见过他的一些画稿——例如《指冷玉笙寒》，《月上柳梢头》，《花生米不满足》，《病车》之类，到如今脑海里还有很清晰的印象，而我素来是一个健忘的人。他的画里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它有时使你悠然物外，有时候使你置身市尘，也有时使你啼笑皆非，肃然起敬。他的人物装饰都是现代的，没有模拟古画仅得其形似的呆板气；可是他的境界与粗劣的现实始终维持着适当的距离。他的画极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他的画就象他的人。

书画在中国本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曾经下过很久的工夫。他近来告诉我，他在习章草，每遇在画方面长进停滞时，他便写字，写了一些时候之后，再丢开来作画，发现画就有长进。讲书法的人都知道笔力须经过一番艰苦的训练才能沉着稳重，墨才能入纸，字挂起来看时才显得生动而坚实，虽象是龙飞凤舞，却仍能站得稳。画也是如此。时下一般画家的毛病就在墨不入纸，画挂起来看时，好象是飘浮在纸上，没有生根；他们自以为超逸空灵，其实是书家所谓「败笔」，象患虚症的人的浮脉，是生命力微弱的徵候。我们常感觉近代画的意味太薄，这也是一个原因。子恺的画却没有这种毛病。他用笔尽管疾如飘风，而笔笔稳重沉着，象箭头钉入坚石似的。在这方面，我想他得力于他的性格，他的木刻训练和他在书法上所下的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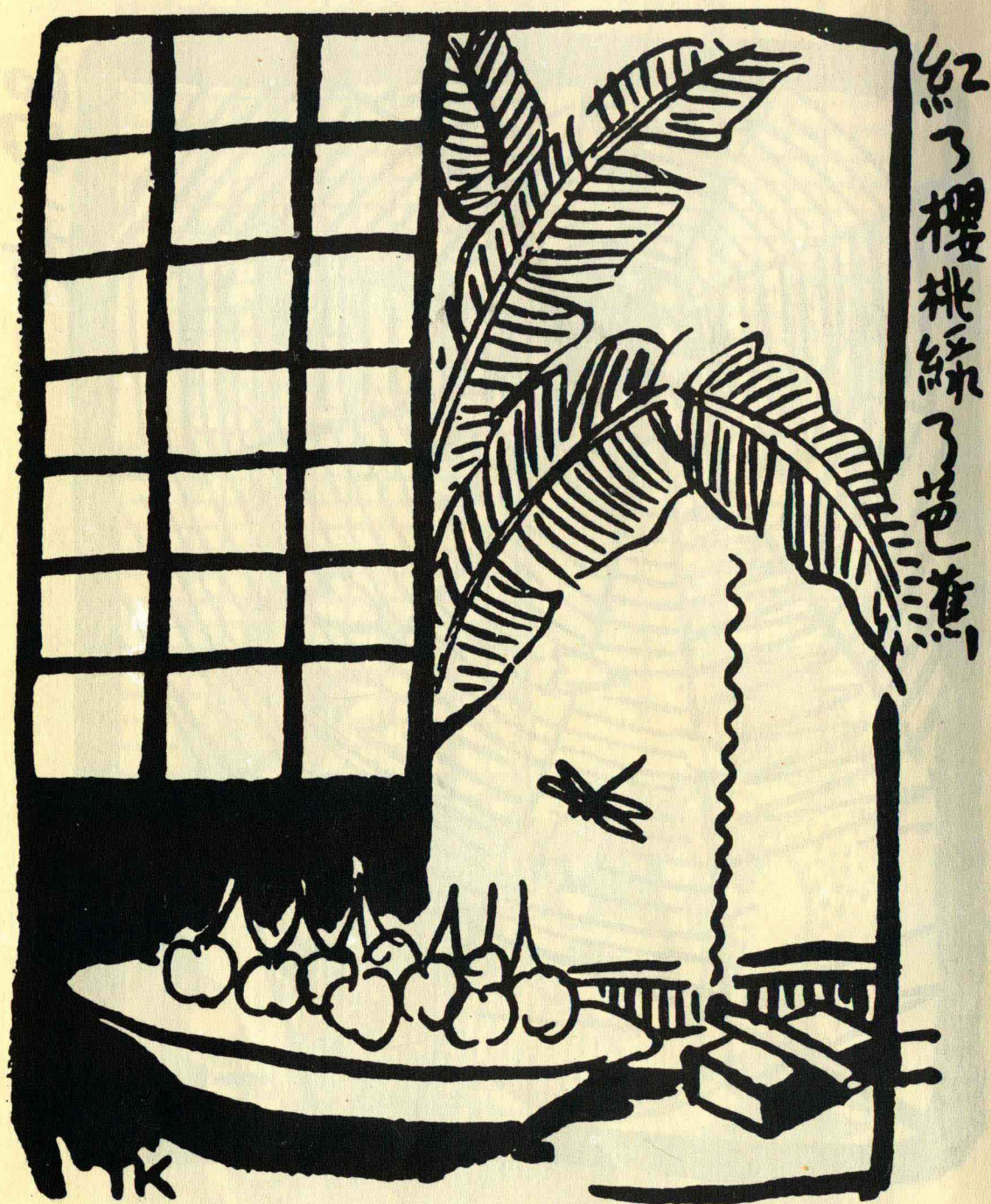
檐外蛛丝网落花
也要留住春

目 录

一	人散后 红了樱桃	二八	谿家老妇闲无事
二	留春 一江春水		满山红叶女郎樵
三	翠拂行人首 春昼	二九	买得黄牛教子孙
四	卖花女 断线鸱		田翁烂醉身如舞
五	燕归人未归 浣纱	三〇	小桌呼朋三面坐
六	瞻瞻的车 花生米不满足		三杯不记主人谁
七	爸爸不在的时候 瞻瞻的梦	三一	贫贱江头自浣纱
八	快乐的劳动者 凳子四只脚		白云无事常来往
九	办公室 会议	三二	大树垂枝保我赤子
一〇	建筑的起源 买票		一肩担尽古今愁
一一	穿了爸爸的衣服 阿宝赤膊	三三	亲送绮罗人 家住夕阳江上村
	贫民窟之冬	三四	相逢意气为君饮
一二	邻人 锣鼓响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一三	云霓 晓风残月	三五	旧时王谢堂前燕 长桥卧波
一四	归宁 南亩	三六	影过东墙第几砖
一五	此人徒有衣冠 话桑麻		浣纱人去不多时
一六	村学校的音乐课 教育	三七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一七	人造摇线机 三娘娘		蜀江水碧蜀山青
一八	店 藕	三八	警报作媒人
一九	东洋与西洋 某父子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二〇	昔年欢宴处 战地之春	三九	天涯静处无征战 豁然开朗
二一	城中好高髻 有头有尾	四〇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二二	《小说月报》扉页选		不畏浮云遮望眼
二三	长堤树老阅人多	四一	劫后重生
	游春人在画中行		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二四	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 生机	四二	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
二五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四三	李氏 武大
	落红不是无情物	四四	秦香莲 小王
二六	风云变幻 一样大	四五	江西采茶戏一 江西采茶戏二
二七	郎骑竹马来 空将荷叶盖头归	四六	丫头 女墙上 银红的衫儿



人散後，一鉤新月
天如水。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一江春水



留春



留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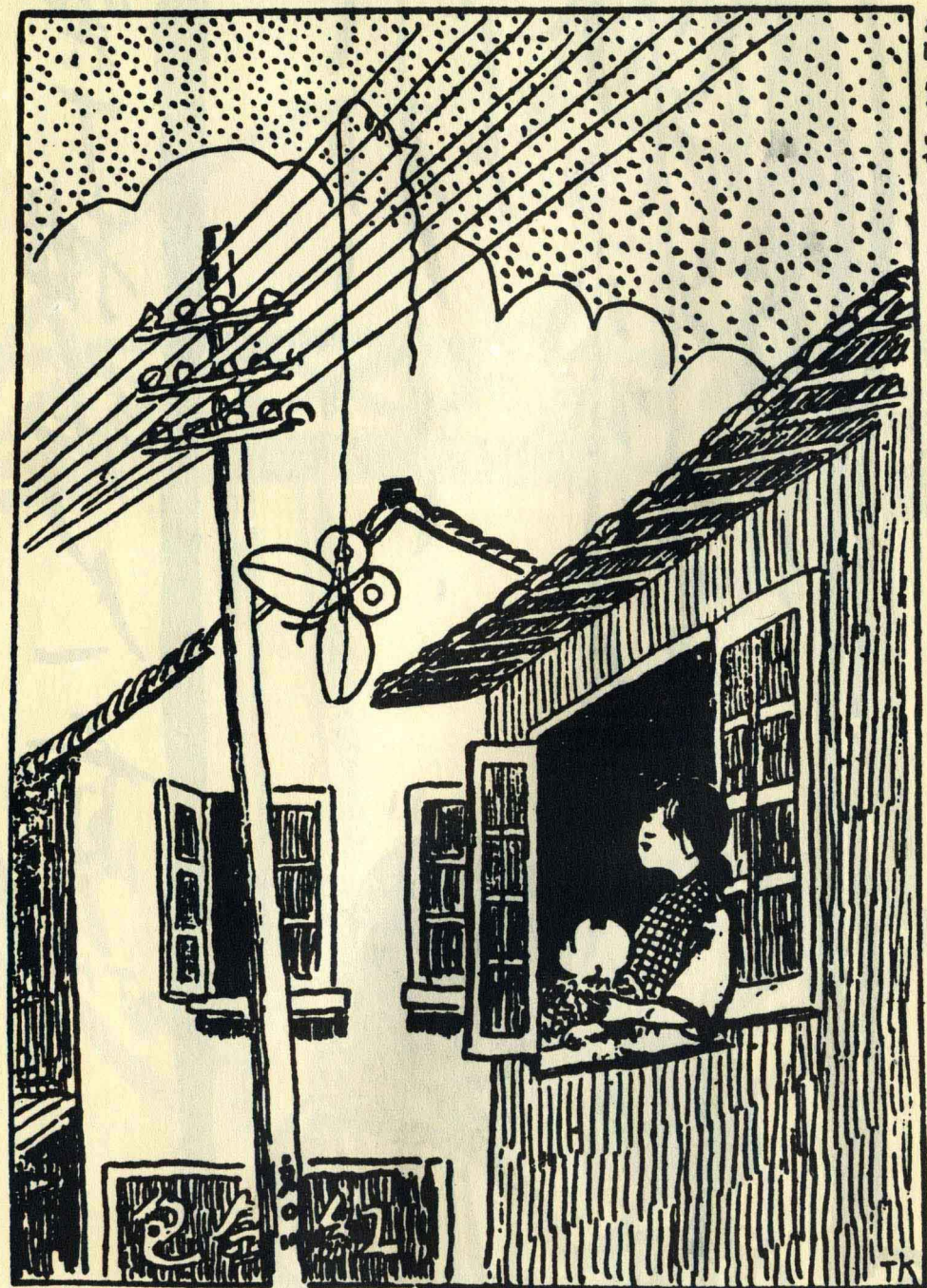
翠拂行人首



春昼



断线鸪



断线鸪

卖花女



賣花女



花生米不满足



花生米
不满足

瞻瞻的车



瞻
之底車
脚踏車



爸爸不在的时候



瞻瞻的梦
第四夜
賣東西的都
在門口
只一天
到晚不去